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列夫·托尔斯泰作品

战争与和平

Zhan Zheng Yu He Ping

SHI JIE WEN TAN JU JIANG MING PIAN MING ZUO DA XI

吉林摄影出版社



第二卷

第一部

1

一八〇六年初，尼古拉·罗斯托夫回家休假。杰尼索夫也正前往沃罗涅日城家中，罗斯托夫劝他同去莫斯科，并在他们家中住下。杰尼索夫在倒数第二站遇见一位同事，和他一起喝了三瓶葡萄酒，于是就挨近罗斯托夫，躺在驿用雪橇底部。虽然道路坎坷不平，但是当他驶近莫斯科时，他还没有睡醒。罗斯托夫愈益趋近莫斯科，他就愈益失去耐心了。

“快到了吗？快到了吗？哎呀，这些讨厌的街道、小商店、白面包、路灯和出租马车！”当他们已经在边防哨所登记了假条，驶入莫斯科时，罗斯托夫想道。

“杰尼索夫，我们已经到了！他还在睡呀！”他说道，把全身向前探出来，好像他希望用这个姿势来加快雪橇行驶的速度。杰尼索夫并没有回答。

“你看，这就是十字路拐角，车夫扎哈尔时常在这里停车。你看，他就是扎哈尔，还是那匹马。这就是大家常去购买蜜糖饼干的铺子。喂！快到了吗？”

“朝哪幢大楼走呢？”驿站马车夫问。

“就是街道的尽头，向那幢大楼走过去，怎么看不见！这就是我们的楼房。”罗斯托夫说道，“这不就是我们的楼房么！”



“杰尼索夫！杰尼索夫！马上就到了。”

杰尼索夫抬起头，咳嗽几声清清喉咙，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把脸转向那个坐在车夫座上的仆人说，“这不就是我们家里的灯光么？”

“是的，少爷。老爷书斋里射出了灯光。”

“还没有睡吗？啊？你认为怎样？”

“留神，你别忘了，你马上给我拿件骠骑兵穿的新上衣来。”罗斯托夫抚摸着最近蓄起来的胡髭，补充说。

“喂，你快赶吧，”他对驿站马车夫喊道。“瓦夏，醒醒吧。”

他把脸转向那个又低下头来打着盹儿的杰尼索夫说。

“喂，你快赶吧，给你三个卢布喝酒，快赶吧！”当那雪橇开到离门口只有三幢房子那样远的地方，罗斯托夫喊道。他好像觉得，那几匹马还没有起步。后来那辆雪橇向右转，开到了门口，罗斯托夫看见了灰泥已经脱落的屋檐、台阶、人行道上的柱子。他在行驶时就从雪橇中跳了出来，向门斗跑去。屋子不动地屹立着，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仿佛无论什么人走进屋里来都与它毫不相干似的。门斗里没有人影了。

“我的天啊！一切都顺遂吧？”罗斯托夫想了想，心里极度紧张地停了片刻，旋即经过门斗和他熟悉的、歪歪斜斜的梯子拼命地往前跑。门拉手很不干净，伯爵夫人因此时常大发雷霆，然而就是那个门拉手，仍然是那样轻而易举地给拉开了。

接待室里点着一根很明亮的蜡烛。

米哈伊洛老头儿睡在大木箱上。随从的仆役普罗科菲力气很大，掀得起马车的尾部，他坐着，用布条编织着鞋子。他望望敞开的那扇门，他的冷淡的昏昏欲睡的表情忽然变得又惊恐又喜悦了。

“我的老天爷！年轻的伯爵！”他认出年轻的伯爵后大声喊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亲爱的！”普罗科菲激动得浑身战栗，急忙地向客厅门前冲去，也许是想去禀告，但看来他又改变了主意，走了回来，就俯在少爷的肩膀上。



“大家都健康吗？”罗斯托夫挣脱他的一只手问道。

“谢天谢地！还是要谢天谢地！刚才吃过了饭啊！大人，让我来看看您！”

“都很顺遂么？”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罗斯托夫完全忘记了杰尼索夫，他并不希望有人抢在前头去禀告，于是脱下皮袄，蹣着脚尖跑进这个昏暗的大厅。样样东西还是老样子，还是那几张铺着绿呢面的牌桌，还是那个带有灯罩的枝形吊灯架，但是有人看见少爷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跑到客厅，就有什么人风驰电掣似的从侧门飞奔出来，拥抱他亲吻他。还有另一个、第三个这样的人从另一扇、从第三扇门里跳出来，仍然是拥抱，仍然是接吻，可以听见叫喊，可以看见愉快的眼泪。他不能分辨哪个人是父亲，他在哪里，哪个人是娜塔莎，哪个人是彼佳。大家同时叫喊，说话，同时吻他。只有母亲一人不在他们之中，这一点他是想到了。

“可是我呢，不晓得……尼古卢什卡……我的亲人！”

“瞧，他……我们的……我的亲人，科利亚……全变了！……没有蜡烛啊！把茶端来！”

“你要吻吻我吧！”

“我的心肝……吻吻我吧。”

索尼娅、娜塔莎、彼佳、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薇拉、老伯爵都在拥抱他，男女仆人挤满了几个房间，说东道西，高兴得叫起来了。

彼佳紧紧搂住他的一双腿，悬起来了。

“吻吻我吧！”他喊道。

娜塔莎叫他稍稍弯下腰来凑近她，在他脸上热烈地吻了好几下，然后跳到旁边去，她拉着他的骠骑兵上装的下摆，像只山羊似的在原地蹦蹦跳跳，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四面都是闪烁着愉快的眼泪的、爱抚的眼睛，四面都是寻找接吻的嘴唇。



索尼娅满面通红，俨如大红布一般，她也握着他的手，喜形于色，幸福的目光投射于她所企盼的他那对一睹为快的眼睛。索尼娅今年已满十六岁了，她的相貌非常俊美，尤其是在这个幸福的、热情洋溢的时刻。她目不转睛地瞧着他，面露微笑，快要屏住呼吸了。他怀着感谢的心情望望她，但是他还在等待和寻找什么人。老伯爵夫人尚未走出门，一阵步履声终于从门里传出来了。脚步是那么迅速，这不可能是他的母亲的脚步。

但是她穿上一件他不在家时缝制的他还没有见过的新连衣裙。大家都从他身边走开，于是他向她跟前跑去。当他们迎面走近的时候，她号啕大哭，倒在他怀里。她抬不起头来，只是把脸贴在他那件骠骑兵制服的冷冰冰的绶带上。没有人注意杰尼索夫，他走进房来，伫立着，一面注视母子二人，一面不停地揩拭眼泪。

“我叫做瓦西里·杰尼索夫，是您儿子的朋友。”他向那个疑惑地打量着他的伯爵自我介绍时说道。

“欢迎光临，晓得，晓得，”伯爵在抱着杰尼索夫亲吻时说，“尼古卢什卡写了信……娜塔莎，薇拉，他就是杰尼索夫。”

还是那几张幸福的、热情洋溢的面孔朝那毛茸茸的杰尼索夫的身躯转过来，把他围在中间了。

“亲爱的，杰尼索夫！”娜塔莎得意忘形，发出刺耳的尖声，一下子跑到杰尼索夫跟前，抱住他吻了吻。大家都对娜塔莎的举止感到困惑不解。杰尼索夫也涨红了脸，但他微微一笑，握住了娜塔莎的手吻了吻。

杰尼索夫被领到给他准备的房里，而罗斯托夫一家人围住尼古卢什卡聚集在摆有沙发的休息室里。

老伯爵夫人坐在他身旁，没有松开她每分钟要吻的他的一只手，聚集在他们周围的其他人正在观察他的每个动作，谛听他的每句话，寻视他的目光，并用欣喜而爱抚的眼睛直盯着他。小弟弟和姐姐们正在争论，他们争先恐后地要坐在靠近他的地方，只为着端茶、拿手帕和烟斗的事而争夺不休。



罗斯托夫受到众人的爱抚，因而感到无比幸福，但是他们会面的第一瞬间是那样欢乐，以致现在他觉得幸福还不足，他还在、还在、还在期待着什么。

翌日早晨，旅途劳累的人都睡到九点多钟。

前面的房间里，乱七八糟地放着马刀、手提包、图囊、打开的箱笼、邋遢的靴子。两双擦得干干净净的带有马刺的皮靴刚刚摆放在墙边。几个仆人端来了脸盆、刮脸用的热水和几件洗刷干净的衣裳。房里发散着烟草和男人的气息。

“嗨，格里什卡，把烟斗拿来！”瓦西里·杰尼索夫用那嘶哑的嗓音喊道，“罗斯托夫，起床吧！”

罗斯托夫揩着困得睁不开的眼睛，从那睡得热乎乎的枕头上抬起他那蓬乱的头。

“怎么，太晚了吗？”

“很晚了，九点多钟了。”娜塔莎拉大嗓门回答，隔壁房里传来了浆硬的衣裳发出的沙沙响声、低语声和少女的笑声，在略微敞开的房里闪现出什么蔚蓝色的东西、绛带、黑色的头发和愉快的面孔。这就是娜塔莎、索尼娅和彼佳，他们来看看他是否起床。

“尼古连卡，起床吧！”房门口又传来娜塔莎的说话声。

“我马上起来！”

这时候彼佳在第一个房间里看见了几柄马刀，就急忙拿了起来，他感到异常高兴，平常孩子们看见威武的长兄时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打开房门，竟然忘记姐姐们在看见脱光衣服的男人时会觉得有失体统呢。

“这是你的马刀吗？”他喊道。少女们躲到一边去。杰尼索夫睁大了一双惊恐的眼睛，把他自己的毛茸茸的脚藏进被窝里，他看着同事的眼色，求他帮个忙。门打开了，把彼佳放进来了，门又合上了。门后可以听见一阵笑声。

“尼古连卡，穿上长罩衫出来吧。”传来娜塔莎的说话声。

“这是你的马刀吗？”彼佳问道，“要不然，这柄是您的？”他露



出低三下四而且恭敬的神情向面目黧黑的大胡子杰尼索夫说。

罗斯托夫赶快穿起皮靴，披上长罩衫，走出去了。娜塔莎穿上一只带有马刺的皮靴，又把脚伸进另一只皮靴中。当他走出去的时候，索尼娅正在转圈子，刚刚想鼓起连衣裙行个屈膝礼。这两个女人穿着同样的天蓝色的新连衣裙，都显得娇嫩，面露红晕，十分高兴。索尼娅跑开了，娜塔莎挽着哥哥的手，把他领到摆满沙发的休息室，二人开始聊天了。他们来不及互相询问和回答千万个只有他们二人才关心的琐碎问题。娜塔莎听见他说的和她说的每一句话都露出笑意，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他们说的话滑稽可笑，而是因为她心中觉得高兴，她禁不住乐得放声大笑了。

“啊，多么美妙，太美妙了！”对她听到的一切，她都附带这么说。罗斯托夫感觉到，在热烈的抚爱之光的影响下，一年半以后头一次在他的心中和脸上流露着自从他走出家门后未曾流露的童稚的微笑。

“不，听听吧，”她说道，“你现在完全是个男人么？你是我的哥哥，使我感到无比高兴，”她摸了摸他的胡髭，“我很想知道，你们男子汉是怎么样的？是不是都像我们这个样子呢？不是一样吗？”

“索尼娅干吗跑掉了？”罗斯托夫问道。

“是的，说来话长了！你跟索尼娅交谈称呼‘你’还是称呼‘您’？”

“看情形。”罗斯托夫说。

“请你称呼她‘您’，以后告诉你。”

“这是怎么回事？”

“喏，我现在就来说给你听。你晓得，索尼娅是我的朋友，是那样一个挚友，我为她宁可烧伤自己的胳膊。请你看看，”她卷起细纱布袖筒，让他看看她那瘦长而柔软的小手臂上，即是在肩膀以下，比肘弯高得多的部位上的一块红印（这个部位常被舞会服装遮蔽着）。



“我烧伤这个地方，是为着向她证明我的爱心。就是把那直尺搁在火上烧红，向这个部位一按！”

在从前作过教室的房间里，罗斯托夫坐在扶手带有弹簧垫的沙发上，两眼望着娜塔莎的极为活泼的明眸，他又进入了他自己家庭的儿童世界，这个世界除他而外对任何人都毫无意义，而他觉得这是人生的最佳享受，至于借助直尺烙伤手臂借以表明爱心一事，他也觉得不无好处。他明白这一点并不因此而感到惊奇。

“那又怎样呢？只有这些么？”他问道。

“嘿，我们都很和睦，都很和睦！用直尺烙伤手臂，这要什么紧，虽是愚蠢的事情，但是我们永远是朋友。她一爱上什么人，就会爱上一辈子；可是不明白这一点，我就立刻置之脑后了。”

“那怎样呢？”

“是啊，她这样爱我，也爱你。”娜塔莎忽然涨红了脸，“你还记得，离别之前……她说，要你忘记这一切……她说：我永远爱他，但愿他自由安乐。要知道，真是太妙了，太高尚了！对吗？太高尚了？对吗？”娜塔莎这么严肃而且激动地询问他，由此可见，她从前诉说这番话时她眼睛里噙满着泪水。罗斯托夫陷入沉思了。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收回自己的诺言，”他说，“以后也不会这样做的，索尼娅长得这样美丽，什么样的蠢人想要放弃自己的幸福呢？”

“不，不，”娜塔莎喊道，“这件事我和她已经谈过了。我们知道你会说出这番话。但是不能这样做，你要明白，假如你要这么说——认为你自己受到诺言的束缚，那么就好像她是存心说出这番话的。由此可见，你毕竟是迫不得已才娶她为妻的，那就完全不像话了。”

罗斯托夫看见，这一切都是他们别具心裁构想出来的。索尼娅昨天就凭她的姿色使他惊倒。今天瞥见她之后，他觉得她更漂亮了。显然她是个狂热地爱他的（对于这一点他毫不怀疑）年方十六岁的富有迷力的姑娘。干吗他现在能不爱她，甚至于能不娶她，罗



斯托夫这样想，但是……但是……现在还有多少其他乐事和活动啊！“是的，她们构想得多么美妙。”

他思忖了一下，“仍然要做个自由人。”

“啊，太美妙了。”他说，“我们以后再谈吧。啊，看见你我多么高兴！”他补充一句话。

“嗯，你为什么没有在鲍里斯面前变节呢？”哥哥问道。

“这是愚蠢的事啊！”娜塔莎含着笑意喊道，“无论是他，还是什么人，我既不考虑，也不想知道。”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你要怎么样呢？”

“我吗？”娜塔莎再问一遍，幸福的微笑使她容光焕发。

“你看见迪波尔了么？”

“没有。”

“你见过闻名的舞蹈家迪波尔么？那你就没法弄明白。你看，我是这么跳的。”娜塔莎像跳舞那样撩起裙子，把双臂蜷曲成圆形，跑开几步，转过来，身体腾空跃起，两脚互相拍击，踮着脚尖儿走了几步。

“瞧，我不是站住了么？”她说，但是她踮着脚尖站不稳了。

“你看我就是这样跳的！我永远不嫁给任何人，我要当个舞蹈家。不过我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罗斯托夫嗓音洪亮地、欢快地哈哈大笑，致使隔壁房里的杰尼索夫忌妒起来，娜塔莎忍耐不住了，于是和他一块放声大笑。

“不，你看妙不妙？”她总是这样说。

“很妙。你已经不愿嫁给鲍里斯吧？”

娜塔莎涨红了脸。

“我不愿意嫁给任何人。当我看见他时，我要对他说的也是同样的话。”

“原来是这样！”罗斯托夫说道。

“是呀，这全是废话，”娜塔莎继续说些没意思的话，“怎么，杰尼索夫是个好人吧？”她问道。



“他是个好人。”

“嗯，再见，去穿衣服吧。杰尼索夫，他是个可怕的人？”

“为什么可怕呢？”尼古拉问，“不，瓦西卡是个很好的人。”

“你把他叫做瓦西卡吗？……真奇怪。怎么，他挺好吗？”

“挺好。”

“喂，快点来喝茶。大伙儿一块喝茶。”

娜塔莎就像舞蹈家一样，踮起脚尖儿从房间里走过来，她面露笑容，只有年方十五岁的幸福的少女才是这样笑容可掬的。罗斯托夫在客厅里遇见索尼娅后，他的脸涨得通红了。他不知道怎样对待她。昨天在会面的欢天喜地的第一瞬间他们互相接吻了，但是今天他们觉得这样做是不行的，他觉得母亲、姐妹们，大家都带着疑惑的目光注视着他，等待他用什么方式对待她。他吻了一下她的手，对她称谓“您”——“索尼娅”。但是他们的目光相遇之后，却互相称谓“你”，目光温存地接吻。她借助目光请求他原谅，因为她敢于通过使者娜塔莎向他提及他的承诺，并且感谢他的眷恋。他也用目光感谢她，因为她同意他所提出的个人自由的建议，并且说，无论情况怎么样，他将永远地爱她，不能不爱她。

“可是这多么古怪，”薇拉选择大家沉默的时刻说，“索尼娅和尼古连卡现在如同陌生人，会面时称呼‘您’。”薇拉的评论有如她所有的评论，都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也正如她的大部分评论一样，大家听来都觉得很不自在，不仅索尼娅、尼古拉和娜塔莎，而且连老伯爵夫人也像个少女一样涨红了脸，因为她害怕儿子去爱索尼娅，会使他失去名门望族的配偶。罗斯托夫感到惊奇的是，杰尼索夫穿着一身新制服，涂了发油，喷了香水，就像上阵似的，穿着得十分考究，他摆出这个样子，在客厅里出现了，他对女士和男子都献殷勤，以致罗斯托夫怎么也没料到 he 竟有这副样子。



2

尼古拉·罗斯托夫从部队回到莫斯科以后，家里人把他看做一个最优秀的儿子、英雄和最心爱的尼古卢什卡；亲戚们把他看做一个可爱的、招人喜欢的、孝敬的青年；熟人们把他看作是一个俊美的骠骑兵中尉、熟练的舞蹈家、莫斯科的最优秀的未婚夫之一。

莫斯科全市的人都是罗斯托夫之家的熟人，今年老伯爵的进款足够开销了，因为他的地产全部重新典当了，所以尼古卢什卡买进了一匹个人享用的走马、一条最时髦的紧腿马裤，这是一种在莫斯科还没有人穿过的式样特殊的马裤，还添置一双最时髦的带有小银马刺的尖头皮靴，他极为愉快地消度时光。罗斯托夫回家了，在他为了适应旧的生活环境而度过一段时光后，他已体验到那种非常惬意的感觉。他仿佛觉得，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因神学考试不及格而感到失望、向加夫里洛借钱偿还马车夫、和索尼娅偷偷地接吻，他回想起这一切，就像回想起时隔多年的久远的儿童时代的往事一般。现在他——一个骠骑兵中尉，身披一件银丝镶边的披肩，佩戴军人的乔治十字勋章，和几个知名的备受尊敬的老猎手一起训练走马。在林荫路上，他有个交往甚笃的女伴、夜晚他常到她家里去。他在阿尔哈罗夫家里举办的舞会上指挥马祖尔卡舞，和卡缅斯基元帅谈及战事，他常到英国俱乐部去，与杰尼索夫给他介绍的那个四十岁的上校交朋友，亲热地以“你”相称。

在莫斯科城，他对国王的热烈的感情稍微减弱了，因为他在这个期间没有看见他的缘故。不过他仍旧常常谈到国君，谈到他对国君的爱戴，他要大家感觉到，他没有把话全部说完，他对国王的热情中尚且存在某种不为尽人所能明了的东西；他由衷地随同当时



的莫斯科公众共同体验他们对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的崇敬之情，莫斯科当时把他称做“天使的化身”。

罗斯托夫在动身回部队以前，在莫斯科的短暂逗留期间，他没有和索尼娅接近，相反地，和她断绝往来了。她长得标致，而且可爱，很明显，她已经爱上他了，可是他处在风华正茂的年代，看来还有许多事业要完成，没有闲暇去干这种勾当，年轻人害怕拘束，但却珍惜那种从事多项事业所必需的自由。这次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每当想到索尼娅，他总要自言自语地说：“喂，像这样的姑娘可真多啊，在某个地方还有许多我不熟悉的姑娘呢。只要我愿意，我总来得及谈情说爱，可是现在没有闲功夫了。”此外，他出没于妇女交际场所，有损于他的英勇气概。他装作违反意志的样子，常去妇女交际场所参加舞会。而驾车赛马、英国俱乐部、与杰尼索夫纵酒、赴某地旅行——这倒是另一码事。而这对一个英姿勃勃的骠骑兵来说是很体面的。

三月初，老伯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在英国俱乐部张罗筹办一次欢迎巴格拉季翁公爵的宴会。

伯爵穿一种长罩衫在大厅中踱来踱去，并且吩咐俱乐部的管事人和闻名的英国俱乐部的大厨师费奥克蒂斯特地为迎接巴格拉季翁公爵的宴会备办龙须菜、鲜黄瓜、草莓、小牛肉和鱼。自从俱乐部成立以来，伯爵就是成员和主任。他接受俱乐部的委托，为迎接巴格拉季翁筹办一次盛大的酒会，因为很少有人这样慷慨待客，他竟能举办豪华的宴会，尤其是因为很少有人为举办华筵需要耗费金钱时能够而且愿意掏出腰包。俱乐部的厨师和管事人满面春风，听候伯爵的吩咐，因为他们知道，在任何人手下都不如在他手下筹办一回耗费几千卢布的酒会中更加有利可图了。

“看着点，甲鱼汤里放点儿鸡冠子，鸡冠子，你知道么？”

“这么说来，要三个冷盘？……”厨师问道。

伯爵沉思了片刻。

“要三个……不能少于三个，一盘沙粒子油凉拌菜。”他屈着





“是啊，是啊！”伯爵大声喊道，他抓住儿子的一双手，大声喊道：“你听我说，你落到我手上来了！你立刻驾起双套雪橇，到别祖霍夫那里去走一趟，告诉他，伊利亚·安德烈伊奇派我来向您要些草莓和新鲜菠萝。再也无法向谁弄到这些东西。如果他不在家，就去告诉那几个公爵小姐。你听我说，从那里出来，你就到拉兹古利阿伊去——马车夫伊帕特卡知道怎样走，——你在那里找到茨冈人伊柳什卡，你记得吧，就是那个在奥尔洛夫伯爵家中跳舞的、身穿白色卡萨金服装的人，你把他拖到我这里来。”

“把他和几个茨冈女郎都送到这里来吗？”尼古拉面露微笑，说道。

“嗯，嗯！……”

这时候，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脸上流露着她所固有的、作事过分认真、忧虑不安和基督式的温顺的神情，悄悄地走进屋里来。虽然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每天碰见伯爵穿着一件长罩衫，但是他每次在她面前都觉得十分腼腆，请她原有他的衣服不像样子。

“伯爵，没关系，亲爱的，”她温顺地合上眼睛时说，“我到别祖霍夫那里去走一趟，”她说，“年轻的伯爵来了，伯爵，我们现在可以从他的暖房里弄到各种花。我也要见见他。他把鲍里斯的一封信寄给我了。谢天谢地，目前鲍里斯正在司令部里供职哩。”

伯爵很高兴，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能承担他的一部分任务，于是他吩咐给她套一辆四轮轿式小马车。

“您告诉别祖霍夫，要他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他的名字写在请帖上面。怎么，他跟他老婆一道来吗？”他问道。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翻了翻白眼，脸上露出了深深的悲痛。

“唉，我的亲人，他很不幸啊。”她说，“如果我们听到的是真情实况，这就太骇人了。当我们为他的幸福而感到非常高兴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有这么一天！这样崇高的天使般纯洁的灵魂，年轻的别祖霍夫啊！是的，我由衷地替他惋惜，我要尽可能地赐予他以安慰。”



“是怎么回事？”罗斯托夫父子二人——一老一少，异口同声地问道。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儿子多洛霍夫，”她用神秘的低声说道，“据说，完全使她声名狼藉。他领他出来，请他到彼得堡家里住下，你看……她到这里来了，这个不顾死活的家伙也跟踪而来，”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她想同情皮埃尔，但是在她自己意识不到的语调中和那微露笑意的表情中却显示出她所同情的正是她称为“不顾死活的家伙”的多洛霍夫。

“据说，皮埃尔受尽了痛苦的折磨。”

“喂，您还是告诉他，叫他到俱乐部里来，一切都会烟消云散的。宴会丰盛无比的。”

翌日，三月三日，下午一点多钟，二百五十名英国俱乐部成员和五十位客人正在等候贵宾、奥国远征的英雄巴格拉季翁公爵莅临盛宴。刚刚接到奥斯特利茨战役的消息之后，莫斯科陷入困惑不安的状态。那时俄国人习惯于百战百胜，在获得败北的消息之后，有些人简直不相信，另一些人便在异乎寻常的原因中探求解释这一奇怪事件的根据。在贵族、拥有可靠信息的、有权有势的人士集中的英国俱乐部里，在消息开始传来的十二月份，缄口不谈论战争和迩近的一次战役，好像是众人串通一气心照不宣似的。指导言论的人们，比如：拉斯托普钦伯爵、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瓦卢耶夫、马尔科夫伯爵、维亚泽姆斯基公爵都不在俱乐部抛头露面，而在自己家中、亲密的小圈子里集会。莫斯科人一味地随声附和（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罗斯托夫也属于他们之列），在一段短时间内，缺乏言论的领导者，对于战争尚无明确的见解。莫斯科人都觉得，形势中有点不祥的征兆，评论这些坏消息委实令人难受，所以最好是闭口不说。可是过了一些时日，那帮在俱乐部发表意见的著名人物就像陪审官走出议事厅那样，又出现了，于是话题又很明确了。俄国人已被击溃，这一难以置信的前所未闻的令人



不能容忍的重大事件的肇因已被找出了,于是一切真相大白,莫斯科的各个角落开始谈论同样的话题。这些肇因如下:奥国人的背叛、军粮供应的不景气、波兰人普热贝舍夫斯基和法国人朗热隆的变节、库图佐夫的无能、悄悄谈论、国王因年轻、经验不足而轻信一班卑鄙之徒。但是人人都说,军队,俄国部队很不平凡,创造了英勇的奇迹。士兵、军官、将军都是英雄人物,巴格拉季翁公爵就是英雄中的英雄,他凭借申格拉本之战和奥斯特利茨撤退二事而名扬天下,他在奥斯特利茨独自一人统率一支井井有序的纵队,而且整天价不断地击退兵力强于一倍的敌人。巴格拉季翁在莫斯科没有交情联系,是个陌生人,而这一点却有助于他被选为莫斯科的英雄。尊敬他,就是尊敬战斗的、普通的、既无交情联系又无阴谋诡计的俄国军人,人们回顾意大利出征时常把他和苏沃洛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此外,从对他论功行奖、表示敬意一事中可以至为明显地看出库图佐夫的受贬和失宠。

“如果没有巴格拉季翁,那就应当把他虚构出来。”诙谐的申滑稽地模仿伏尔泰的话说。没有人说过什么关于库图佐夫的事情。有些人轻声地责骂他,说他是个宫廷中的轻浮者和耽于酒色的老家伙。

全莫斯科都在反复地传诵多尔戈鲁科夫说过的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从过去胜利的回忆中,为我们的失败寻找慰藉,而且反复地传诵拉斯托普钦说过的话:对法国士兵,宜用高雅的词句去激励他们参与战斗;对德国士兵,要跟他们说明事理,使他们坚信,逃走向前冲锋更危险;对俄国士兵,只有拦住他们,说一声:“慢点走!”从四面八方传来一桩桩一件件有关我们的官兵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作出的英勇模范事迹。有谁保全了军旗,有谁杀死了五个法国人,有谁独自一人给五门大炮装好炮弹。那些不认识贝格的人也在谈论贝格,说他右手负伤了,便用左手紧握军刀冲锋陷阵。谁也没有说一句关于博尔孔斯基的话,只有熟谙他的身世的人才怜悯他,说他死得太早了,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和脾气古怪的父亲。



3

三月三日，英国俱乐部的各个厅中都听见一片嘈杂声，俱乐部的成员和客人们穿着制服、燕尾服，有些人穿着束有腰带的长衫，假发上扑了香粉，就像一群在春季迁徙时节纷飞的蜜蜂似的往来穿梭，一会儿坐着或站着，一会儿集合或散开。假发上扑有香粉的仆人，都穿着仆役制服、长袜和矮皮鞋，伫立在每一道门旁，很紧张地注意观察俱乐部的客人和成员的每个动作，以便上前侍候。出席者之中多数是年高望重的人士，他们都长着宽宽的充满自信的面孔、粗大的手指，脚步稳健，嗓音清晰。这一类来客和俱乐部的成员坐在他们习惯坐的某个位子上，他们在惯常团聚的某些小组中碰头。出席者之中有一小部分是由偶然来的客人组合而成的——主要是年轻人，其中包括杰尼索夫、罗斯托夫和多洛霍夫，多洛霍夫又当上谢苗诺夫兵团的军官了。在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军人脸上都流露着轻视而又尊重老人的表情，它仿佛在告诉老前辈：“我们愿意尊敬你们，但是你们要记住，未来毕竟是属于我们的。”

涅斯维茨基是俱乐部的老成员，他也待在这个地方。皮埃尔遵照妻子的吩咐，蓄一头长发，摘下了眼镜，穿着得合乎时尚，但是他却流露着忧郁而沮丧的神色，在几个大厅里踱来踱去。他在到处都是那个样子，凡是崇拜他的财富的人都把他围住，他于是摆出一副习以为常的作威作福的姿态，带着漫不经心的蔑视的表情对待他们。

论年龄，他应该和年轻人在一起，论个人财富和人情关系，他却是年高望重的客人们的几个小组的成员，因此他经常在这个小组和那个小组之间来来往往。最有威望的客人们中的老年人成为这几个小组的中心人物，甚至陌生的客人也毕恭毕敬地与他们接